



乡情

与自然,弥漫着一种浓郁的客家民俗风情。沿着这条水泥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只见一条小河蜿蜒着从东向北流过,河水清澈见底,各种鹅卵石历历在目,游鱼穿梭其中,仿佛触手可及。河岸杂草丰茂,绿树成荫;时有古桥通幽,老树参天,满布岁月沧桑。

小说

输赢

潘圣林

“老婆,今天晚上又有应酬,不回来吃晚饭。”老蔡向老婆请假。“天天应酬应酬,应你个鬼!今天是星期六了,还应酬什么?”一听这口气,就可以想象得出,电话那头老婆的脸色有多么难看。

若无其事地说。“别以为我好蒙,拿钱来看看。”“好,蒙谁,也不能蒙老婆嘛。”老蔡早有准备,刚才回来路过银行时,在柜员机上从私房钱卡里取了500元钱。

何挨驰的味道

肖又铮

刚进城那几年,何挨驰每隔一两个月就像小孩子一样向儿子央求:“同志,我想回老家去。”一开始何同志总弄不明白母亲的牵挂,他老家所在的村,一些人到外地做生意去了;一些人送儿女去城里上学,自己跟着走了;还有些老人被外地工作的儿女接走了。

做腌菜去。年纪大了,懂的东西就是多。何挨驰就认为,腌菜的好坏与水土有关系,即使乡里人手艺再好,用城里的菜也腌不出好腌菜。一回到老家,她就带着小妹到山沟里挖好嫩好嫩的野菜,拌上大蒜、胡萝卜和辣椒,满满地腌几坛,弄了整整两天,才进城。那红、黄、绿相间,有些野味的腌菜,引来的称赞是可想而知的。

投稿邮箱: zzkfwy@163.com

桃坑双元村

夏日荷

花,房子侧边垒起的石头墙,外墙的晒台,古老文艺而风情十足。房子正中为堂屋,两边为厢房,黄泥夯实的墙壁保温隔热,冬暖夏凉。堂屋里摆放着竹椅、木凳,木板楼上的燕子窝,门后角落里的各种农具,硬土地面上摊着的南瓜、冬瓜和辣椒,墙壁上挂着的米筛、淘箕,这一切充满了遥远的记忆,仿佛让人又回到了儿时,回到那个纯真年代,内心有说不出的闲适和安宁。

程。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望着我,眼神淳朴,满脸平和。文友拍到了一位老人蹲在河边洗南瓜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客家女人头戴紫红色帽子,帽下露出齐肩的白发,穿着青底印紫蓝花的绸布衣服,外罩青布马甲,这身装扮把她本来苗条的身材衬托得更加精致纤巧。她的背影、耀眼的白发和清浅见底的河水、河边随意耷拉着的杂草、脸盆里金黄色的南瓜子一起,共同构成一幅淡雅清丽的图画。

抗美援朝老兵范荣华

何平



1976年我从华容县梅田湖镇来到洞庭湖畔的插旗乡,那时我叔叔范荣华在新建小学当校长,我被招为代课老师。新建学校是一个有12个班的中心小学,由范校长筹建到开学只用了一年半时间。房子建好后最缺的是教师,我和他侄女(我现在的妻子)是华容县工农兵美术训练班的同学,听说我是初中毕业生,又在“美训班”毕业了,能写会画,范校长要我帮他学校在醒目位置写了两条标语,还要我出了两块黑板报。我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范校长看了非常满意,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被录取了。

利益看得太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他这些话让我很受启发。去年老人家90岁大寿,我们一行10人从株洲去华容团洲乡给他祝寿。在寿宴上,他手持麦克风给大家讲起了抗美援朝故事。

神农风

晒秋诗五首

过德文

坐上绿皮火车去晒秋

坐上久违的绿皮火车 我就有了心理准备 慢和晚点是你的专用名词 慢,慢有慢的历史 只要方向是对的,我就不担心晚点,晚点有晚点的理由 只要努力,总会到达目的地 时间之于人生 其实是个虚伪的符号 绿皮火车也不容易 车轮总在向前 一场晒秋的喜悦在等我 心之向往即为光芒

晒秋

秋天,是用来晾晒的 依依不舍的夕阳 在漫不经心地处理一些旧事 这些饱满而丰富的色彩 折叠在一起做着慵懒的梦 南来北往的风,吹出一些声响 被尘埃点过的人群 被尘世间忍隐的忧伤 还有那些惧怕晾晒的愿望 混杂在一起 一半来自泥土,一半来自星空 大山深处,面对静下来的深秋 却想起浮躁的酒杯 喧嚣而易碎的梦想 此刻,夕阳无声无息 在田埂上可以走很远 屋檐下却无法走过一堆茅草 你在这里,它就在这里 你走过去,它已经跑在你前面

晒秋老人

佝偻的身影 在夕阳下 拉长,拉长 沾有泥巴的手指 如数家珍般 翻动茶籽、玉米、辣椒 翻动方言 翻动家长里短 活着,看似漫不经心 从未见过你伟大的壮举 有如一幅厚重的油画 你在画里,我在画外 什么都不说 并不想打扰这份属于你的喜悦 属于你的宁静 我远远地读着你 读着已经虚空的树枝 和谦卑的田野 好像什么都来不及 又似乎好像什么都无能为力 人世间的点点滴滴 有知只有结局没有情节的故事 在秋天晾晒

水车

红苕衫有一千多年了 水车也一直在转 转风,转水 转的不仅是风水 是莹莹的家长里短 灵魂依附于肉体 岁月在水车上轮回 每一滴水声 没有花言巧语 又似乎蓄谋已久 掷地有声 日子往往是这样 或者恰恰相反

柿子熟了

交出了最后一片落叶 虚空的枝头上 挂满了季节的思念 沉甸甸的柿子熟了,软了 等你来采摘

